

田雁宁
著

我的
特
务
生
涯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田雁宁 著

我的特
务生
涯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特务生涯/田雁宁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8

ISBN 7-5039-2588-4

I. 我… II. 田…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5498号

我的特务生涯

著 者 田雁宁

责任编辑 蔡志翔

封面设计 文 翰

版式设计 刘宝华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82千字

印 数 6000册

书 号 ISBN 7-5039-2588-4/I·1212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田雁宁，男，曾用名雁宁、雪米莉、青连子等。1953年7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中国作协会员。其小说《小镇人物素描》、《大刀》、《石头河》、《巴人村纪事》、《牛贩子山道》、《狗运》等曾分别获得各种奖项。现任四川作家协会理事，四川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研究会副会长。出版《田雁宁文集》五卷，《雪米莉自选集》四卷，并创作《都市放牛》等长篇电视剧十余部二百多集。



序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

一个身着粗布衣衫的少年独自伫立在热闹嘈杂的上海外滩，眺望着江上忙碌过往的各种军舰和外国轮船，若有所思——

我听人说过“人各有命”这句话，我也常在思忖，为什么偏偏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飘摇动荡的年代？妈妈告诉我，当我还在她肚子里时，爸爸就给我取名叫林汉强。我没见过爸爸，只听妈妈说，爸爸曾是职业军人，可惜啊——他在东征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生命！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在自己的身上仍流淌着父亲刚直骁勇的热血，在感伤多病母亲的关爱下，度过我穷困的少年时代。

唉！那时的中国大地，到处是骚动不安，似乎处处危机四伏，充满杀机和血腥……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催人早熟的环境中度过的……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浦北学校。

学校操场上，一群女生正在玩跳绳，几个男生来到这群女生中间。其中一个有“小霸王”之称的富家子弟刘文甫来

到季青月面前，嬉皮笑脸地说：“青月，玩这东西有什么意思，跟我们玩猪八戒背媳妇好吗？”青月知其不怀好意，毫不示弱地说：“谁跟你玩猪八戒背媳妇，你就想占女孩儿的便宜。”刘文甫得意地说：“算你说对了，我就想占你这小美人的便宜，怎么着？”“你给我滚开，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青月羞怒道。“嗨！你这小美人脾气还真不小，今后谁娶了你谁倒霉。”刘文甫对跟在身后的几个同伴说，众人一阵哄笑。青月气愤地给了刘文甫一个耳光，却被刘文甫趁其不防抓住了小手。正当他要行非礼时，另一个男生走了过来，一把推开刘文甫。来人正是早晨在黄浦江边眺望的少年，班上出名的冷面小生——林汉强。“欺负女生算什么本事，放开她！”汉强抱打不平地说。刘文甫哪里将这个穷同学放在眼里，不屑地说：“你少管闲事，穷小子！”汉强怒吼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穷小子！”刘文甫又轻蔑地重复了一遍。刘文甫的话刚落，汉强挥起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刘文甫不服气地爬起身来与林汉强扭打在一起。他的几个朋友上前帮忙，很快将林汉强压在下面，随即一阵乱打乱踢。刘文甫将林汉强痛打一顿后，得意而去。

被此景吓得愣在一旁的季青月见刘文甫那一伙走了，方走过去扶起满面血灰的林汉强，不忍地说：“痛吗？是我连累了你。”汉强倔强地抹去嘴角上的血：“没什么，一点儿轻伤没关系。”

放学后，林汉强刚进家门，林母一眼看见他身上的伤痕。她满面怒容地转向儿子：“你又跟人家打架了？”林汉强倔犟地盯了母亲一眼：“我没有。”林母生气地说：“有人都告上门来了，你还想抵赖？”汉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没有就是没有。”林母见儿子不认错还嘴硬，怒吼道：“你给我跪下，我今天非好好教训你这不争气的小子！”汉强顺从地跪在地

上，但眼里却充满了委屈的泪水。林母抄起木棍往儿子的身上抽打，汉强咬牙强忍，一声不吭。林母边打边颤声道：“你这不听话的孽子，我辛辛苦苦挣钱供你读书，只盼你日后有个出息，却没想到你……”她说不下去了。汉强见母亲哭了，终于支撑不住，他扑过去抱住母亲：“妈！我对不起你。”林母仍气愤地推开儿子：“我不是你妈，你给我滚！滚！”汉强流泪了：“妈！原谅我这一次吧，儿子一定再也不惹事了！”林母叹了一口气，心疼地抱住汉强，痛心地说：“你不好好读书，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吗？”汉强泪流满面：“妈，我错了，今后我一定会给您争气！”林母走过去抱着儿子，心里难过极了：“汉强……”

上海浦北一条幽僻的小巷里。放学回家的路上，刘文甫和他的几个同伴正有说有笑地走着，冷不丁迎面来了一个气势汹汹的人，恰是他的同学林汉强。一见林汉强这般气势，刘文甫不觉吃了一惊，他停下来傲慢地晃晃脑袋：“怎么着，不服气？”汉强说：“那天你们仗着人多对付我一个算什么本事，有种的咱俩单挑！”刘文甫知其来者不善，也有些气短，底气不足地说：“单挑就单挑，谁怕谁！”汉强脱去外衣，向刘文甫走过去，刘文甫见到汉强的气势后，心头已经有点发虚。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也脱去外衣，走上前去。汉强搂住刘文甫没怎么用力很快就将他摔在地上。“起来！”他平稳了一下呼吸，冲地上的人命令道。刘文甫不服地爬起来冲上去，可没几下功夫又被林汉强摔倒在地。汉强扑上去要去揍他时，刘文甫突然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刘文甫大约真被汉强吓怕了，可怜地恳求道：“汉强，看在同学的份上饶了我吧，从今天起我拜你为大哥行吗？”他的几个同伴都向林汉强求饶：“饶了他吧，我们都认你为大哥。”汉强没想到这么快

就将这帮小子制服了，他把刘文甫拉起来，用一副胜利者的样子傲声说：“那好，但我有一个条件，以后不许你们再欺负女生！”刘文甫痛快地答应道：“你是大哥，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今后我们全听你的。”

这天放学后，青月约汉强来黄浦江边。她先到一步，没发现汉强的身影。青月在江边一边唱歌一边不时朝路上张望。其实汉强早来了，却故意藏了起来。听到青月的歌声汉强悄悄来到她身旁，轻轻地说：“你也会唱这首《阿依歌》？”青月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盼望的人，高兴地说：“当然会唱，是我妈教我的。”汉强说：“这么好听的歌可惜我不会唱。”“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唱呀。”“成，你教吧，只要别嫌我笨就行。”青月抿嘴一笑，开始从头悠悠地唱道：“君住浦东东，依住浦江西。朝夕共日月，同饮一江水。君是依的哥，依是君的妹，一起江边游，追着晚霞归。”汉强一遍遍地学着，不知何时另一个小伙子也加入进来，张口便唱。“刘文甫，你怎么来了？”青月发现这个经常欺侮她的男生，停下来警惕地问。汉强忙对青月解释：“是我要他来向你道歉的，从此以后不许他再欺负你了。”刘文甫脸有些微红，对青月说：“强哥说的是真的，以后我再不欺负你了。”青月的歌声又起，她仿佛比刚才唱得更有味了。

几天后，上海福祥纱厂。纱厂女工聚集在厂部大楼前抗议示威，工人们挥臂大声高喊着：“我们要求增加工资！抗议工头虐待女工！”大楼里的工头们焦急不安，乱作一团。厂门外的不少工人家属紧张地向厂里观望。这时，大批手持警械、全副武装的军警涌进纱厂，工人们与这些军警发生了冲突。林汉强来到纱厂门外，见自己的母亲也在其中。她被一个军警打翻在地，被扭住了胳膊……急得汉强大叫：“妈——

妈——”

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在厂门外，车上走下的竟是季青月。她一眼看见焦急的汉强，来到他身边问：“汉强，你怎么在这儿？”林汉强满头是汗，着急地说：“我妈在里面，我要进去救我妈！”青月向纱厂里看了看，安慰道：“你别着急，我有办法。”“什么？”汉强不相信地问：“你？你能救我妈？”青月对汉强说：“你就在这儿等着吧。”说着冲他做了个“原地别动”的手势，向纱厂里走去。

两名军警押着林母正要往警车上推，季青月跑了过来，用一双威严的眼睛望着两个军警，命令道：“你们快放开她，听见了吗？”两个军警诧异地互相看了看，不明白这个在上海颇有势力的千金为什么要管这种闲事。其中一个军警说：“小姐，她是带头闹事的首要分子，我们不能放她呀。”青月沉着脸又重复了一遍：“你弄错了吧，她是我家佣人，我叫她来这儿给老爷送信的。你明白吗？”“真的吗？”军警不相信地问。青月怒声说：“难道要我叫你们当官的来你才放人？”军警不敢再说什么，放了林母。青月带她出了纱厂大门。见到母亲平安无事，汉强感激地看着青月，一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半晌，方喃喃地说：“谢谢你救了我妈，谢谢！”青月望着一向刚强的林汉强笑了笑，“你们快离开这儿吧，别的事以后再说。”汉强扶着母亲：“妈，我们快回家去吧。”林母拉着儿子，不停地说：“汉强，要不是这位姑娘相救，妈今天就……”

目录

序 (1)

第一章 乱世之秋 (1)

第二章 骇事惊变 (19)

第三章 风云乍起 (48)

第四章 初露锋芒 (63)

第五章 忠奸斗智 (88)

第六章 英雄除奸 (104)

第七章 紧急撤离 (125)

第八章 潜伏红都 (151)

第九章 假戏真做 (175)

第十章 双重特工 (197)

第十一章 特殊使命 (222)

第十二章 反水卧底 (239)

第十三章 坚忍不拔 (257)

第十四章 西行密令 (273)

第十五章 各奔其道 (287)

- 第十六章 屡建奇功 (298)
- 第十七章 龙虎相争 (315)
- 第十八章 绝处逢生 (329)
- 第十九章 再逃大劫 (347)
- 第二十章 孤岛决战 (362)

第一章 乱世之秋

1931年3月，江西庐山。

秋天的庐山，云遮雾障，烟云缭绕，秋高气爽。牯岭一带街口道口有大批如临大敌的军警在戒卫，气象森严。蒋中正身着长衫，手执拐杖走出官邸，削瘦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威严而有气派。他不看纷纷朝他敬礼的军警，径直走向官邸外停放着的一架轿子，侍卫长扶他上了轿。轿起，卫兵、军警簇拥而去。

此时，在山道上的丛林中，一个蒙面杀手正在丛林内快速穿行。不知是由于慌急还是什么缘故，他身上的短刀掉在草丛中竟没发现。杀手手执驳壳枪行动迅速神情紧张而亢奋。接近山道时他立刻潜伏于草丛中，两眼紧张地注视着山道上的来人。

蒋中正的轿子行至山道上，蒋中正用手杖在轿上轻敲了几下，轿子停下，卫兵扶委员长下轿。望着优美的风景，蒋中正悠闲地深吸一口气，从容漫步，观赏山景。很快，面带微笑的蒋中正诗兴大发，即兴作诗一首：庐山觅游踪，步履轻盈松，凡尘即挥去，尽在此山中。秘书与一群随行官员们纷纷奉承着：“好诗！好诗！”“妙，妙！”见有人称赞，蒋中

正更来了兴致，时而驻步低头沉思，时而神情凝重步履坚定。他又即兴吟起李商隐的《谒山》一诗来：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秘书在蒋中正的身旁说：“委员长，这不是李义山的诗吗？”蒋中正点头道：“是啊，多读点儿古诗，能抒我情怀啊。”

这时，一队负责警戒的军警在蒋中正前面的丛林中搜寻，他们认真而又仔细，一军警发现草丛中的刀鞘赶忙跑过来向军官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可疑凶器。”军警队长见过凶器后大惊失色：“不好，委员长有危险，快保护委员长，快！”军警们快速地向山道奔去。杀手见有军警追来，他突然跳出丛林举枪向蒋中正射击。清脆的枪声响彻山谷，凄厉而又恐惧。“有刺客！抓刺客！”许多人乱糟糟地喊。蒋中正双手拄仗傲然视之，从容自若。大批军警朝刺客射击，也有卫兵迅速围住蒋中正，蒋中正安然无恙。错失良机的杀手被追赶上来的卫兵、军警乱枪击毙。四周很快又恢复平静，军警们仍在四下紧张搜索。蒋中正走过去，卫兵们自动闪开，蒋中正对尸首怒视片刻，随即平静地对侍卫长吩咐：“把他埋了，不要声张。”

南京，军事委员会会议厅内众军官对庐山案、上海案议论纷纷，惶惶不安。众多军官私下议论着：“不知是谁如此胆大，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啊。”“竟敢对党国领袖下手，可见凶犯之猖狂。”“对这种人不严加诛之，国法何在，军威何在？”“戴笠这帮人是干什么吃的，连委员长的安全都没保障。”这时侍卫官出现在大家面前，众人安静了下来，热切地望着他。“诸位，奉委员长之命，今天的会议暂时取消。”侍卫官说，会场立刻一片哗然，接着是一片失望的叹息。

南京委员长办公室内。蒋中正背对着大门，戴笠端立在

办公桌前，神情紧张，两眼不安地低垂着。蒋中正突然转过身来把一份报纸怒掷到桌上：“雨衣，你的军统太让我失望了，竟有人对党国首脑下手，你却无能为力，让我如何向国人交待！”戴笠惊恐立正道：“校长息怒，恕学生办事不力，我会尽快破获此案。”蒋中正眼里直射出阴冷的目光，令戴笠不寒而栗：“哼！你看着办吧。”戴笠一听这话，心里一震，委员长这几个字的分量他是清楚的：“委员长，我保证在十天之内抓住凶犯！”

上海虹口公园，彩旗飘扬，鼓乐齐鸣。侵沪日军在此举行庆祝天长节大会。数百名日本军人、日本侨民聚集在此。会场四周布满军警。日本侨民兴奋挥舞小国旗，还有大批上海市民虽不情愿，但也被迫参加，盛况空前。在会场门前，还陆续有人进场。在人群中，有两个头戴鸭舌帽的青年，挥着日本小旗进场。他们从容镇定，看不出与入场的人有什么异常。进场后，两个青年暗使了一下眼色，一起朝台前靠近。白川大将等日本要人登上台，傲气逼人。主持者介绍了贵宾，宣布庆祝大会开始。这时，突然一声剧烈爆炸，刹那间台上的要人们不死即伤，会场顿时大乱，军警紧张维持秩序，市民乱跑。两个青年又交换了一下眼色，机警地随人流撤离。

在上海虹口公园出事的时候，在军统灯光昏暗的审讯室里，戴笠的手下正对他们抓捕的行刺疑犯进行刑讯，拷打声、惨叫声与逼问声不绝于耳，令人心悸。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后，满头是汗的戴笠兴冲冲地走进委员长办公室：“校长，几桩疑案已查清楚，均属王亚樵一伙所为。”可蒋中正听了一脸怒容，对戴笠的报告极不满意。见委员长满脸不悦，戴笠内心既紧张又疑惑，端立在办公室中央不敢吱声。“我就知道是他。”蒋中正心里说，开口却是：“雨衣，你的军统是干什么

的？连一个江湖杀手都对付不了，要你何用？”“请校长放心，学生一定遵照您的训示尽快破案。”戴笠笔直地站着应道。“我限你一月内将王亚樵缉拿归案，以昭示国人。”蒋中正说。

夜晚，上海的街头。警车四处飞驰，全城森严恐怖。特务们打手们纷纷出动，在工厂、店铺秘密抓人，行动诡秘快速。昔日繁华浮艳的上海街头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杜月笙公馆像往常一样恬静安然，而到这儿做客的戴笠却忧心忡忡地坐在沙发上抽着闷烟，两道浓眉紧锁。杜月笙关心地问：“戴兄，还在为委员长的训斥忧虑？”戴笠忧虑地看了杜月笙一眼：“我是在为委员长的安危担忧啊。”杜月笙劝慰他：“凭你戴处长的本事，对付几个无名之辈也不在话下。”戴笠摇摇头：“杜老板，就别拿我穷开心了吧。缉拿归案？谈何容易！那帮家伙可把我害苦了，让我在委员长面前毫无脸面。”杜月笙笑道：“戴兄不必多虑，那些家伙不是已被人给干掉了么？”戴笠把吸剩下的烟蒂丢进烟灰缸：“可这幕后的人还没抓到，委员长又要骂我无能了。”杜月笙又给戴笠点了一支烟，问：“你估计这幕后的人会是谁？”戴笠茫然地摇摇头，吐出一圈烟雾：“所以我需要杜兄竭诚相助，尽快抓到这幕后之人。”杜月笙凑过去与戴笠耳语，戴笠脸上露出诡谲的笑颜。

此时，在上海浦北学校的校园里，李老师正在给林汉强、刘文甫等上课。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从教室里拥出，林汉强和刘文甫跟着李老师走出教室。“老师，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汉强说。李老师和蔼地说：“好啊，我们到那边谈吧。”他与林汉强和刘文甫来到校园的林阴道上。“老师，你讲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故事我们最爱听。”刘文甫先说。“是吗？”李老师笑着望了望这个富人家的学生。“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

个革命者？”林汉强接着问，看得出，这个问题已在他脑中思考很久了，因为提问时他的两眼闪闪发光，神情严肃而认真。李老师的神情也开始变得严肃了，他望着两个学生：“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只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怎样才能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呢？”刘文甫问。李老师耐心地解释：“心里时刻装着民众，处处为民众谋利益。比如说，那些跟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王朝而牺牲的战士，就是真正的革命者！”“哦！我明白了。”汉强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仿佛一下长大了几岁。

放学的时候，学生陆续走出校门。季青月与几个同学在校门外分手后，一群流里流气的日本青年来到季青月面前。其中一个叫龙冈太郎的轻薄地拦住青月，嬉皮笑脸地说：“季小姐，本公子在此恭候多时了，陪我去玩玩吧。”好在青月也是见过世面的，此时她面对这个一脸淫邪之色的日本人并不惊慌，一脸从容地看着他，冷冰冰地道：“你是谁？凭什么要我陪你去玩？”龙冈太郎傲慢地说：“季小姐，彼人仰慕你多日了，还请给我一个面子。”青月面沉似水：“恕我直言，我不喜欢日本人，这个面子实难奉送！”碰了钉子的龙冈太郎拧起眉毛，嘴里骂了一句难听的日本话：“难道你们中国的姑娘就这么不识抬举？”“既然知道本姑娘不识抬举，就请你别打我的主意！”青月毫不客气地还道，说罢欲走。龙冈太郎哪肯罢休，伸手将她拦住，怪声怪气地说：“不要急着走呀，我就喜欢你这性格。”愤怒的青月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无耻之徒！”龙冈太郎一手捂着被打的脸，气吁吁地说：“我告诉你，凡是我看上的姑娘，一个也别想溜掉！来人，给我把这妞儿拉上车去！”

恰在这危急之时，林汉强与刘文甫走出校门，见有人喊叫，两人冲过去。汉强一见就急了，怒吼道：“住手！青天白